

金城少川

玄元星話



賴增選輯

• 作者獻言 •

「零星話」不是藝術作品，而是一種「贈言」；所以只是
要人存念，不是要人欣賞。了解此，則價值很多；不了解此，
則毫無價值。

——白 汀

序 一

白汀先生的「零星話」，在我的腦裏有著長久印象的時間，最初認識零星話，可以說是一個楷模——以爲那是一般之「茶話」而已，這原因是在我不認識作者白汀先生，後來終於在時間上允許我與零星話見面，于是對零星話也就有了深的印象；其實這所謂深的印象，或許不過是在零星話之邊沿上，因爲我來世上與經世之時間比作者不久與淺薄。

正如白汀先生說的一樣——「零星話沒有藝術」！是因爲在這不合理的社會中，人們只知怎樣要求肚子會飽，又那裏會生了無邊際的沙漠上去夢想牙之塔呢？因爲人們隨時都可能遭遇着帶來沙堆的颶風把真理葬埋。也有人說：「二十世紀做人難」！其實二十世紀的猪又那裏不是在受宰割後還在想度活着殘生呢——這社會包羅着受飢餓的呻吟聲，受宰割的慘叫聲，一切的一切在不合理中掙扎着生長；難道我們來在這世界上的第一公式就是「受宰割」麼？其實本不是如此，但其實又那裏不正是如此

！

人們是想抽出萌芽的，也只有這樣才給他了生之意趣，正如大濁流滾翻了石子，可是「石在火是不會失滅的」！也如白汀先生說：「有了你們，毀滅不了你們」！一樣，因而我希望「零星話」是短劍，是點夜中的星火，給人們以快利，以光耀！

——南峯——

序二

生活的窒息與苦悶，在目前，應該是普通的人們的感覺，不單是敏感的人如此。

——我想，即使還有誰抱着什麼「靈肉交融」的閒蕩主義，祇作為精神上空虛的一些點綴而已。「世紀末」人們期待于來日的幸福，必須在今日加強戰鬥的能耐，整飭自己的生活，切實地準備做一個人。

「零星話」即便是對於現實生活具有深刻認識的，可以說是白汀先生的小型雜感集，類似「魯迅語錄」。決不是機械的道德式的格言，却是剝露社會醜相的具體而微

的寫照本，其中有力的有精神的透闢警句，足以發人深省，尤使沉陷于泥淖的人們覺悟！我們如果要說明它的內容的諸般特色，那不外是這樣：它所最可能給予讀者的，怕多的是辛辣的刺激，誰要在這裏面覓奇獵豔，滿想從中取點神妙的快感的，一定會失望。「零星話」是獨立的、創造的、具有嚴肅性的整然的東西！敢說、敢笑、敢哭、敢怒、敢打；直視人生，「在這可詛咒的地方，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」。決不胆怯，也決不苟且！白汀先生尖銳的思想，簡易地說明了這樣的真理：「在不合理的社會裏，一切不合理的行爲都合理」。

高爾基說：「應該用的意志自己，自己的理智的力量去創造第二個自然界」。無疑的，這是一種時代所賦予的任務，白汀先生抱有這等熱情與希望！他已然是五十歲以上的老人，內心却燃燒着年青人的意志，——凡有心發掘魯迅精神的人，我以為，都應該必要具有一顆「殺不完」的靈魂！

金斗節仔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作者獻言 | 白 汀 |
| 序一 | 南 峯 |
| 序二 | 金斗節仔 |
| 上編：零星話 | |
| 一九三六年（二四則） | 一 |
| 一九三七年（二三則） | 七 |
| 一九三八年（一五則） | 一四 |
| 一九三九年（三一則） | 一九 |
| 一九四〇年（一六則） | 二六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九四一年（二五則）……… | 三〇 |
| 一九四二年（二一則）……… | 三七 |
| 一九四三年（五則）……… | 四三 |
| 一九四四年（一九則）……… | 四四 |
| 一九四五五年（五則）……… | 四八 |
| 一九四六年（一三則）……… | 四九 |
| 下編：讀書感 |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九三六年（六則）……… | 五三 |
| 一九三七年（七則）……… | 五六 |
| 一九三八年（三則）……… | 五九 |
| 一九三九年（六則）……… | 六一 |
| 一九四〇年（七則）……… | 六四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九四一年（八則） | 六七 |
| 一九四二年（七則） | 七〇 |
| 一九四三年（五則） | 七二 |
| 一九四四年（一二則） | 七四 |
| 一九四五五年（二二則） | 八〇 |
| 一九四六年（二二則） | 九八 |
| 選輯後記 | 賴肇增 |

一九三六年（二四則）

一

魯迅死了，好像大衆的喉嚨斷了，此後誰來「呐喊」？

二

肯定的話，非有十分的把握，還是不要肯定好，不然隨後就要矛盾。

三

建築在酒肉上的感情，只有跟著酒肉氣味的分散而消逝！

四

讀書如果以「不爲已甚」之言去寬縱證據確鑿的貪污小人，則不如不讀。

五

老子說：「人之大患，在我有身」。我說：「身之大患，在我有肚」。

六

說「樂天安命」的人，一定是他的家裏還有得「現成」的吃；否則他一定不說。

七

孔子的哲學，大概——也可以說是完全是以士大夫以上的階級爲背景。所謂「庶民」，應該怎樣使他超升其地位，是很少說的。他雖然常常說過「愛民」，但也不過好像對着牧羊者請願，叫他顧恤資本，好好餵養羔羊，免得天折罷了。所以孔子能够得到歷代帝王的推崇。不然，孟子說了幾句「民貴君輕」的話，何以——傳說朱元璋幾乎就要把他拖出文廟呢？

八

「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」。由這裏可證明孔子不肯平民化。

九

宣傳新生活運動的圖畫上面，畫着一樁很精緻而且很時髦的屋子，裏面安置着方棹，棹上放着四個大盤。一盤是肉，一盤是魚，其餘兩盤，就是蔬菜。盤的當中，放着一個大碗，想來不是肉湯，便是豆腐湯；吃的人是一對年青夫婦，及一個男孩和一

個女孩，他們的衣服穿得很新式；圖畫上層，寫了「簡單樸素」四字。這樣吃法，在我看來，算是上席了；如果在連米都沒吃的人看來，那還不是夢想不到的大餐嗎？

一〇

有人格的固然談人格，沒有人格的，也大談其人格。甲罵乙沒人格，乙也罵甲沒人格。有人說：人格問題，既然這樣糾紛，那總得要組織一個人格審查委員會來解決了！但是，又有人說：委員卻叫誰來做呢？

一一

牧羊者，不是羊羣的領袖；羊羣的領袖要由羊羣中互選出來。

一二

不挾「貴」而友，這「友」才是真誠的友；不挾「貴」而愛，這「愛」才是純潔的愛。愛德華八世，以一英皇的地位，而愛一平民辛博森夫人，這可說是不挾「貴」而愛的「純潔的愛」了。況且情願避讓皇位，以求達到「愛」的最後目的；這更可說是達到不惟不挾「貴」而且不知有「貴」的愛的最高峯了！不過辛博森夫人，是不是

慕英皇的「貴」而愛英皇，我可不知道；問問辛夫人自己的良心——因為她曾經嫁過兩個丈夫。

一三

駝負千鈞，蟻負一粒，是同樣的偉大。我們應讚揚已負一粒的蟻，我們應責備未負千鈞的駝。

一四

非武周不配誅管蔡，非管蔡不當叛武周；武周之誅管蔡，與管蔡之叛武周，均各有千秋。

一五

聯絡豺狼打猛虎，結果必引出更多的害虫。

一六

「妬忌」有時也許是美德，吾人欲反對一般奢侈者的奢侈行為，便不能不激勵另 一般不奢侈者的「妬忌」情緒。

一七

程朱既可數千百年後而師孔孟，我們何嘗不可數千百里外而師魯迅？

一八

對非朋友的缺點，固然可以作無情的冷嘲；但對於朋友的缺點，也妨作熱情的諷刺。

一九

在中國懷疑「欽定」的標準古人，是有罪過的！

二〇

僧尼用豆腐皮裏麵粉煎而食之，稱爲素雞鴨——這可說是「心不忘殺」！

二一

在現實社會裏，人們如果知道你的確實窮了，不免要招惹出許多的侮辱來。

二二

魯迅怕新臭蟲，這是屬於人的方面講；如果在猪的方面，那就最怕新屠伯了。因

爲新屠伯不能和舊屠伯的一樣能够經驗地看準了猪的咽喉——一刀！

二三

什麼讀經啊！存文啊！本位文化啊！這一類的破外套，現在又差不多要披上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了。我們如果不願意穿上這一類的破外套，那我們就不能不緊緊地記住高爾基的指示。高爾基在他的論文——兩顆心：主張俄國的國民，應該拋棄東方的宗教要素，而接受西方的科學要素；他明白地指出了東方的精神是因循、退縮、妄信、而且是神祕、迷信、厭世主義的產生地；西方的精神，比較積極，立腳於研究，知識，和活動之上的平等和自由。

二四

有人勸我以後不要再罵人，免得引起人們的反感。我說：這不妨事，我們要罵人們，自然免不了要受人們的罵。高爾基爲着要「在人們之中，提高對於生活的意志，提高對於我們從過去承繼下來的現實的積極的憎惡」。於是也有人寫信去罵他說：全國人民百分之九十九在憎惡你，呴、懼你，你沒有知道嗎？

一九三七年（二三則）

二五

元旦民間書紅，顯然地分出兩種不同的心理：一種是貧民，因為貧到不堪了，個個都想在一年開始的一天，希望從此發點財，免得再受貧窮的折磨；一種是富民，他們有了這樣，又想那樣，於是也希望從今天起，能滿足他的慾望。前一種的心理是愚，後一種的心理是貪；「愚」的既覺得可憐，「貪」的更令人覺得可厭！

二六

古時的隱士，那種踽踽獨行的樣子，說得好聽，就是「孤芳自賞」；說得不好聽，簡直是一隻「獨活蟲」。

二七

近來日本歷史小說的崛興，原因是爲着他的作家們在現在要寫現代的事物時，感到了異常的不便和不自由，於是不得不借着歷史的事實，來排洩他們的苦悶。這苦悶

，幸而有了新的方法來排洩，不然，真要苦悶死了！

二八

文學是要有真實性的。在國難當前，固然要描寫出侵略者的猙獰面目，來激發國民的愛國情緒；可是同時也不應該忘記了國內壓迫民衆的一切害蟲。所以，對於今日文學的標題，與其贊成一般人所謂的「國防文學」，不如贊成魯迅先生所主張的「民族革命的大眾文學」。理由是這樣：前者是顧外不顧內，後者是內外兼顧的。再說明白一點，比如一個貪官污吏，把貪污所得的金錢來援助抗戰；在前者必然會不知不覺地去頌揚他的「慷慨」，如在後者，就斷不至於那樣馬虎了。

二九

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，故當着提倡「民族革命的大眾文學」的今日，對於一般以滿清爲「遜國」，以洪楊爲「大孽」，充滿了遺老氣味的「借屍還魂」的文章，如越風決不應輕便閱覽！

三〇